

沈从文

卷



SHEN CONG WEN

一切优秀作品的制作，离不开手与心。
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
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
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67
263
:16

沈从文卷

陈利民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贾焕亭

1981年9月，沈从文先生为戴乃迭先生选译他的11篇散文——《散文选择》写的序言中，曾感慨道：“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这不无遗憾，又带几分孤寂的慨叹，很是激荡了一番我当时平静的心。待我心上的波浪化作涟漪，又从涟漪化作一面明镜时，那心的明镜上，映照出不少早已作古的现代文学名家形象，其中郁达夫的形象存留时间最久，他的形象虽然模糊不清，他的声音却铿锵入耳，他对我说：“……一位内廷供奉，曾对蒙田说：‘皇帝陛下曾经读过你的书，很想认识认识你这一个人’。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假使皇帝陛下认识了我的书的话，’他回答说，‘那他就认识我的人了’。”我似乎进入冥想中：“是啊，书为人言，言为心声。”我一眨眼，眼前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耳畔回荡着郁达夫的话，我的话，沈从文的话，它们久久萦绕不散。我想，沈从文先生的这种苦衷，不单单是指人们对他的作品评价，也包括了人们对他的思想和人格评说；同时，这苦衷也折射出他的散文创作观——他的全部散文作品是他的心灵烛照。

一部真正成功的散文作品，起码的也是首要的，它应该是作者心的裸露、灵的烛照，应该映现出作者活灵灵的个性来。在沈从文的散文中，最能袒露胸怀显现作家个性的是《从文自传》、《湘西散记》和《湘西》。湘西的水色，湘西的山光，湘西的人民，湘西的习俗，湘西的社会，沈从文为什么描摹得那么幽美，又那么戚愁，还有那种全身心投入得自我溶化的情调，那种写意画抒情诗的韵致，读后都让人有着别一种滋味在心头，就是因为他手中的笔“用到我较为熟悉的人事上”（《〈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但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较为熟悉的人事”上，却因作家的思想、气质、艺术观念和美学追求的差异而大相径庭的。

沈从文将近15岁时就离开了家乡湘西，一直居住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大城市，由一个曾坐在“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处流浪的少年，而成为走上北京大学讲坛的教授，生活环境的迁徙流变，文化氛围的更迭变幻，社会地位的升格荣显，都丝毫没有剥蚀掉他那“乡下人”的眼光，“乡下人”的感情，“乡下人”的气质。我觉得沈从文散文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毫无雕琢修饰，更不矫情做作地写出了这一个“乡下人”来。他的笔致信马由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写顽，写愚，写昧，写爱，写真我，不藏拙、不讳言，写我的放肆、不就规范、不拘约法，但却又不越大矩，是多么的天然去雕饰啊。他正是在自己“较为熟悉的人事上”，从娓娓道来的亲历中，抒写出他的生活感受，人生体验和生命探索。我们也正是从那些清秀明丽如沅水的文字中，

从那些闪耀着大自然秀美恬适光彩的画卷中，从那些格局单调的乡镇河街上，从那些粗蛮的水手、服从的战兵、挺而走险的土匪、吊脚楼上挖空每个顾客钱包的妓女……等芸芸众生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似湘西“乡下人”，又不似湘西“乡下人”的沈从文，看到了一颗为民族的命运、为人生的意义而默默思考的灵魂。

好诗必有好意境，而具有诗歌气质的散文，自然也是离不开意境的。沈从文一开始从事散文创作时，就有意追求“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沈从文散文选〉》题记）。沈从文的散文意境，不是匠心独运执意营造的人工意境，而是浸润着他的精神和灵魂的意境。如在《桃源与沅州》中，沈从文乘坐的桃源小划子，在清明透彻的沅水上下游动起来了，他的视野也随之展翅奋飞起来，一会儿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屈原在此溯流而上的情景，一会儿驻留在眼前的香花香草上。那长叶飘拂、花朵下垂、风致楚楚、香味淡远的兰芷，那黛色的崖石、幽香眩目的丛丛奇葩，那小小回旋的溪流，——那迷人心目的圣境，那可触可感的现实，弥漫着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文化氛围。辰州是沈从文一提起它就充满感情的地方，在驶往辰州的水路上，有长潭中的顺风滑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有险滩激流中的惊心动魄，巨浪在船旁万马奔腾；有壁立拔峰的高山、黛绿相间的邱阜、翠色迎人的小山；还有母鸡生蛋声、隔河喊人声，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停下手中的活儿，引颈追逐鼓声锣声炮仗声，——这美如一幅画、一首诗的小小水村……，面对这一切，沈从文坐在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他

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帐。那汤汤的流水，使他彻悟了一点人生；这条河水，过去给他的是“知识”，如今给他的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对一切有生无生似乎都在伸手，且……”（《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这种意境往往就是沈从文情感流程的中继站，就是他的整个心路历程，他实践着“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水云》）的艺术追求。这意境既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沈从文个人独有的情调和韵致，又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个充裕的审美空间，使我们也随之悠悠地倘佯在愉悦的审美快感之中。

没有激情绝对产生不了艺术，而高质量的艺术创作活动又绝对离不开思索。现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都有着各自的思索，沈从文虽然不是具备了思想家特质的现代著名作家，但是他的散文并不乏深沉的思索。沈从文的散文涉笔于他故乡一条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他把流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个大小码头给他的印象，一一写入他的散文中。他笔下的人事哀乐，景物变幻，无不饱含着浓浓的乡情。乡情爆发激情，激情之火冶炼出沈从文独有的思索是各种各样的。

那是在鸭窠围的夜晚，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少了。吊脚楼上，又有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曳，且有猜拳声音，……由此，沈从文竟能想象出一幅非常动

人的图画，他太熟悉他们的哀乐了，那一切也有他一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近。这正同读一篇描写西伯利亚的农人生活的人作品一样，使人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我如今只用想象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一分经验，接触看了这种人的灵魂。”这是融合在同病相怜的激情中的思索。

在辰河小船上，沈从文瞻望澄碧无尽的长流，发生无限感慨：“十六年来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去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谨，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以设想的模式。”这是愤懑激情中的忧郁思索。

在辰州的河上，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沈从文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砍相杀的故事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历史对于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在这历史的沉思和未来的瞻望中，溶注着对祖国、对民族多么沉郁的深情啊。在《箱子岩》中，沈从文对人、自然、历史的思索，更是充满着急切激情，但个中却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情绪。

如果说《湘行散记》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激情，那么《湘

西》则是更多了几分冷靜的理性思索的篇章。

我们读沈从文的散文，玩味和欣赏他那优美秀丽、清新自然、愉悦畅快的语言文字时，真犹如同他一起或搭大船或乘小划子，在流水流域畅游了一番。读到他文字的平易和透明处，宛若置身于汨汨流淌的清明透彻的沅水上；读到他语言的流畅和迭宕时，似有荡桨点篙闯急流的感受；就是偶尔读到他那土语和文白夹杂处，也让你感到突然搁浅在滩头激流里似的，当然这只是偶尔，如果总是被搁浅在滩头激流里，那就太难堪了。

我们读沈从文的散文，有时会有一层层迷蒙的雾障飘然而致，变幻着你视野里的情与境。眼前，或是夕阳的霞光万道、灿烂耀眼，把那夹江高矗的石壁涂得五彩斑斓，那崭削的五壁上青黛的本色，那石壁半腰百米的石缝中，那石罅间悬着的无数巨大的横梁，那横梁上的一个个暗红色长形大木柜，……这是一派远古的洪荒世界；或是玫瑰色的云朵，金刚石的小星，那银白翅膀的小仙人，把她的膀尖刺入碧蓝透明的天空，那驾着蝴蝶把花瓣上的露当酒喝的真宰，那像一盆泥鳅不断骚动的世界，那苍白灰颓的天空……这是一派怪诞而梦幻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活动着的人呢，仿佛都是与“自然”相融合、狂热、有力、远古的原始人，在这些人身，蕴涵着沈从文对原始人和原始力量的特有情结。不论是远古的洪荒世界，还是怪诞而梦幻的世界，都笼罩着恍惚而渺茫的神秘色彩。

这种恍惚而渺茫的神秘色彩，在他早期的散文作品《Laomei, Zuohen!》中，表现得尤为强烈突出。那用“我的梦”

序

铸成的偶像；那白日做梦的独行人；那黄黄的月色里，草间的火萤、瑟瑟作响的芦苇、敲着小锣的金铃子，他们一同进入一个夸大的梦境；我在梦境中的种种感触、疑惑、找寻失去的心、朦胧、恐惧、颤抖、凄凉、忧愁、向虚空里追求、苦楚、幽怨等心理活动和心路历程；那在迷茫的找寻中，感受着追求的慰藉和舒适的精神享受；那在亦梦亦真的幻境中，忘却了“白日做梦”的自我超脱。不仅把读者的精神圆囿在一个迷茫神秘的氛围中，时时牵制着读者那颗好奇览胜的心理，而且不时地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我读到这种情境时，往往我的心就突然加快了跳动，有几乎要蹦出来的感觉。

沈从文的散文为什么带有神秘色彩和对原始人、原始力量的追求呢，我想，这是这位具有崇高事业心的严肃作家的一种艺术追求和美学追求，而这些追求又跟他把探测和求索“生命的意义同价值”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有极大的关系。“生命的意义同价值”这是一个内涵宏邈深邃而又永恒的课题，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参与探索的课题。面对这样一个人类的恒久而深奥的课题，沈从文选择了历史的视角，他力图从原始人那里找寻人性中共通的东西，从历史的积淀中挖掘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沈从文有时似乎扑捉到了什么，抑或探测到了什么；有时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扑捉得到，抑或什么也没有探测得到。所以，他的笔致往往徘徊于迷茫和神秘之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也许是爱恋乡土之情浓烈到化不开的程度，也许是对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

故事还是一种事实？抱定“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他人也不能强迫我答复。”（《水云》）也许是永远为现象所倾心，只能以官能上的愉快不愉快去取舍一切，也许是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许是……沈从文把自己的激情和思索更多地倾注在对故乡真善美的挖掘上，而不能去思索和探讨更为广阔更为深层的社会与人生问题。不，都不是。

沈从文创作于“用笔比较成熟”“一生生命力最旺盛”那几年的散文作品，是他探索生命奥秘的艺术结晶。这时他已把自己的艺术使命定位在对生命的探索上。他为探测生命的深度才去涉猎“爱”，他认为“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并不多”。他为之默默追求的艺术理想是：“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悟彻‘爱’和‘怨’等等文字相对的意义。到明白较多后，再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这工作必然可将那个‘我’扩大，占有更大的空间，或更长久的时间。”（《烛虚五》）了解和理解沈从文的这一艺术哲学，对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他的散文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1995年7月28日于北京安华里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乔继堂 惠西平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晓丽

目 录

序	贾焕亭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1)
桃源与沅洲	(9)
鸭窠围的夜	(17)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25)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37)
箱子岩	(47)
老伴	(54)
虎雏再遇记	(62)
滕回生堂今昔	(71)
常德的船	(79)
沅陵的人	(89)
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103)
泸溪·浦市·箱子岩	(111)
辰溪的煤	(121)
沅水上游几个县份	(126)
凤凰	(137)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沈从文卷

新湘行记	(154)
市集	(162)
到北海去	(168)
街	(173)
昆明冬景	(177)
云南看云	(183)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189)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196)
小草与浮萍	(200)
Laomei, Zuohen	(206)
时间	(213)
潜渊	(216)
生命	(221)
美与爱	(224)
忆翔鹤	(228)
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236)
友情	(240)
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245)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252)
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260)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1980年11月24日 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296)

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我由武陵（常德）过桃源时，坐在一辆新式黄色公共汽车上。车从很平坦的沿河大堤公路上奔驰而去，我身边还坐定了一个懂人情有趣味的老朋友，这老友正特意从武陵县伴我过桃源县。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渔人”，因为他的头上，戴的是一顶价值四十八元的水獭皮帽子，这顶帽子经过沿路地方时，却很能引起一些年轻娘儿们注意的。这老友是武陵地域中心春申君墓旁杰云旅馆的主人。常德、河湫、周溪、桃源，沿河近百里路以内“吃四方饭”的标致娘儿们，他都特别熟习；许多娘儿们也就特别熟习他那顶水獭皮帽子。但照他自己说，使他迷路的那点年龄业已过去了，如今一切已满不在乎，白脸长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水獭皮帽子，也并不需要娘儿们眼睛放光了。他今年还只三十五岁。十年前，在这一带地方凡有他撒野机会时，他从不放过那点机会。现在既已规规矩矩作了一个大旅馆的大老板，童心业已失去，就再也不胡闹了。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我坐在这样一个朋友的身边，想起国内无数中学生，在国文班上很认真地读陶靖节《桃花源记》情形，真觉得十分好笑。同这样一个朋友坐了汽车到桃源去，似乎太幽默了。

朋友还是个爱玩字画也爱说野话的人。从汽车眺望平堤远处，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房子、树木，全如敷了一层蓝灰，一切极爽心悦目。汽车在大堤上跑去，又极平稳舒服。朋友口中糅合了雅兴与俗趣，带点儿惊讶嚷道：

“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

“自然是画！可是是谁的画？”我说。“牯子大哥，你以为是谁的画？”我意思正想考问一下，看看我那朋友对于中国画一方面的知识。

他笑了。“沈石田这狗养的，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说时还用手比划着，“这里一笔，那边一扫，再来磨磨蹭蹭，十来下，成了。”

我自然不能同意这种赞美，因为朋友家中正收藏了一个沈周手卷，姓名真，画笔并不佳，出处是极可怀疑的。说句老实话，当前从窗口入目的一切，潇洒秀丽带点雄浑苍莽气概，还得另外找寻一句恰当的比拟，方能相称啊。我在沉默中的意见，似乎被他看明白了，他就说：

“看，牯子老弟你看，这点山头，这点树，那一片林梢，那一抹轻雾，真只有王麓台那野狗干的画得出。因为他自己活到八九十岁，就真像只老狗。”

这一下可被他“猜”中了。我说：

“这一下可被你说中了。我正以为目前远远近近风物极和王麓台卷子相近；你有他的扇面，一定看得出；因为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气与沉郁，又典雅，又恬静，又不做作。不过有时笔不免脏脏的”

“好，有的是你这篇文章魁首的形容！人老了，不大肯洗脸洗手，怎么不脏？”接着他就使用了一大串野蛮字眼儿，把我喊作小公牛，且把他自己水獭皮帽子向上翻起的封耳，拉下来遮盖了那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于是大笑起来了。仿佛第一次所说的话，本不过是为了引起我对于窗外景致注意而说，如今见我业已注意，充满兴趣的看车窗外离奇景色，他便很快乐地笑了。

他掣着我们的肩膀很猛烈地摇了两下，我明白那是他极高兴的表现。我说：

“牯子大哥，你怎么不学画呢？你一动手，就会弄得很高明的！”

“我讲，牯子老弟，别丢我吧。我也像是一个仇十洲，但是只会画妇人的肚皮。真像你说，‘弄得很高明’的！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鼻子一抹灰，能冒充绣衣哥吗？”

“你是个妙人。绝顶的妙人。”

“绣衣哥，得了，什么庙人，寺人，谁来割我的××？我还预备割掉许多男人的××，省得他们装模作样，在妇人面前露脸！我讨厌他们那种样子！”

“你不讨厌的。”

“牯子老弟，有的是你这绣衣哥说的。不看你面上，我一定要……”

这个朋友言语行为皆粗中有细，且带点儿妩媚，可算得是个妙人！

这个人脸上不疤不麻，身个儿比平常人略长一点，肩膀宽

宽的，且有两只体面干净的大手，初初一看，可以知道他是个军队中吃粮子上饭跑四方的人物，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准绅士。从五岁起就欢喜同人打架，为一点儿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样子显得很懂事怕事。到了三十岁，处世便更谦和了，生平书读得虽不多，却善于用书，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这人无师自通，写信办公事时，笔下都很可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一切看人来，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掏出心子不算回事；可是逼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儿便宜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

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只装军服的船上，向沅水上游开去，船当天从常德开头，泊到周溪时，天已快要夜了。那时空中正落着雪子，天气很冷，船顶船舷都结了冰。他为了惦念到岸上一个长眉毛白脸庞小女人，便穿了崭新绛色缎子的猢猻皮马褂，从那为冰雪冻结了的大小木筏上慢慢地爬过去，一不小心便落了水。一面大声嚷“牯子老弟，这下我可完了”，一面还是笑着挣扎。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全身早已为冰冷的水弄湿了。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却依然很高兴地从木筏上爬拢岸边，到他心中惦念那个女人身边去了。三年前，我因送一个朋友的孤雏转回湘西时，就在他的旅馆中，看了他